

战线上



上海春野書店印行

1928



突 進

迅雷作



目 次

女 俘 虜.....	1—12
田子明之死.....	1—15
自 焚.....	1—14
她的脚下.....	1—37
死 刑.....	1—32

女 俘 虜

西風吹黃了堤上楊柳的時候，L將軍的軍隊打到了C城，俘虜裏頭有十多個穿著久經戰陣的污穢的軍服的女子。這十多個女子特別地被監禁在警察廳的看守所。

她們真是不知道王法的暴徒，終日唱歌嬉笑，完全不知道她們現在的地位是俘虜。

『起來！……一切被侮辱的人們！……』

『嚇！……嚇！……嚇！……』

歌聲夾著笑聲嘈鬧不堪，鄰室的普通囚徒，有的被擾得不耐的時候，總是大喊着說：『喂！不知死的東西！吵什麼？』

『起來！……我們要探討光明！……』

『嚇！……嚇！……嚇！……』

歌聲還是繼續地唱着，笑聲也繼續地嘈鬧着。

獄門開了，進來一個穿哩嘰軍裝背斜皮帶的中年人，——看守所的所長，他微笑着緩步地走到這歌聲笑聲嘈鬧着的房子鐵欄門外站着。

『舊世界……破壞一個澈底，同志們，起來！……起來！……』

『嚇！……嚇！……嚇！……』

所長兩手插在褲袋裏站着在看，他微笑着。但他那滿臉橫肉，鼠眼閃動，看去也要使人嚇了一驚！

『莫要……說，我們力量薄弱！我們要奪得最後的勝利！……』

『嚇！……嚇！……嚇！……』

所長聽着歌聲笑聲，同時眼簾上映出許多不同的面孔和身材：有的眼睛是靈活的，但嫌她嘴唇太厚了；有的笑渦本來是足以引人魂魄，但嫌她嘴巴太大了，好像要吞人一樣；有的臉孔看來還過得去，但嫌他身體太胖了，有如一只山豬一般；有的身材看來還很窈窕，但嫌她面孔太難看了。所長的心眼中任憑揀選，沒有一個中意。

俘虜們儘情的唱，儘情的笑，儘情的狂跳。她們的眼睛中完全沒有所長的影子；她們的心版上，更沒有所長的一點半點的痕跡。她們的態度偶然看來好像是十分高傲愉快，但是留心的看便可以看得出她們的臉上表現出一種悲憤的苦笑。

所長站着有十分鐘，最後被他發見在陰暗的屋角裏坐着一個超羣的人物來。他看她兩顆眼睛在流動着就如兩顆水晶球一樣；他看她一個小小的嘴巴配着兩片櫻桃般的唇兒，一笑，雪白的牙齒尤其美麗；他看她蓬鬆的頭髮底下，那一副面龐，真如畫裏的出水芙蓉；他看她身材並不肥胖，也不瘦小，特別惹人情意的尤其是她那江南特產的有曲線美的圓凸臀部。他呆呆地站在房子鐵欄門外痴看，一切歌聲笑聲在他是完全消失了。

『什麼方法知道她的名字呢？』他心裏在想。

『哦！有了！她們解到此地，還不曾開庭審問過，立刻就開庭吧？……不行！我自己管不到！現在查問她們吧！』

他決定了，從懷裏取出一本日記簿來，高聲地喊着說，

『喂！不要吵！現在要查人！』

『什麼？』一個女俘虜停止歌聲，回頭睜着眼睛對他問着。

『不要理他！』又一個女俘虜說。

『這是最後的爭……鬥！團結起來……到明天……』

『嚇！……嚇！……嚇！……』

歌聲，笑聲還是繼續地嘈鬧着。所長怒了，他高聲如獅吼般地說，

『不准你們唱歌！現在要查人！』

歌聲笑聲都被他的威嚴的聲音和凶暴的眼睛喝住了。

『查什麼？要殺就趕快殺！查什麼？』一個女俘虜也報以威嚴難犯，高傲迫人的面孔說。

『要殺就趕快殺！』許多女俘虜都高聲地喊着。

『要殺你們就如殺死一羣小鴨子一樣，你們還想活嗎？但是，——他柔聲些說——現在是要問一問你們的名字。』

『我們的名字都是一樣，要殺便趕快的殺！』女俘虜們氣慨懔懔的說着。

『我勸你們不要這樣：——他又柔聲下氣的說，——現在是不殺你們的。或者要放你們送回原籍去也不一定。——報上名來。』

『不報名！不報名！要放也隨你們放，要殺也隨你們殺！』

女俘虜們簡直不就範，有如未上羈的野馬一樣。所長沒有辦法。他想了一想便回去了。

不一回，來了兩個兵士，打開獄門，一個一個地抓去，她們以為是要上刑場了，被抓去的慷慨激昂地對未被抓去的說，

『我在死的路上等你們！』

未被抓去的回報她說，

『革命成功萬歲！』

然而，結果都被抓去。在一間暗黑的房裏一個一個非正式地被盤問着：姓名，籍貫，和在逆軍中的工作經過。她們慷慨激昂地答話。都是逆軍政治部的宣傳員。一個一個地先後放回到原住的獄室，單是那一個被所長看中意的永久不能回來。

她在所長盤問之下，答是：叫李芳魂，江蘇人。她說，『我要你趕快把我槍斃！我不願意多見你們這班狗東西一秒鐘！』

『哈哈！我偏不殺死你！——所長又柔聲下氣地說，——你想，你們其實是無罪的，怎麼會死！不過你現在是俘虜了，不能不暫屈在這裏！』

『我願意死！革命黨人還怕犧牲嗎？趕快把我槍斃！』

『哈，哈，哈！你還敢說革命的話嗎？再

說這革命的兩個字，你就活不成！』

『我偏要說！革命！革命！革命！！——你趕快把我槍斃！』

『哈，哈，哈！看你的脾氣也很壞啊！你要死偏不殺你！』所長回頭對兩個兵士說，『這一個強悍的暴徒，另外禁在特別室裏。』

李芳魂便被另外禁在特別室裏頭。這特別室是看守所平時監禁最短時間便要釋放的罪犯的，裏頭雖然十分狹小，但比較清潔些，也有兩排長椅子。李芳魂便坐在長椅上凝想。她以為大約她的生命是快要完結了，進這特別室就是預備要抓去槍斃的了！起初，她想起家裏的母親和姊姊弟弟，也覺得十分難過，但她一想起她是早已決心脫離家庭，要為革命犧牲的了，她却從悲哀裏頭轉過憤激來。

『為革命而犧牲，那是多麼光榮啊！我願意吃這光榮的醇酒的杯！』她想到這裏她在苦

笑了。

房門開處，進來了一個穿軍裝背斜帶的人，那就是剛才盤問她的那所長。她靜坐不動。

所長的左手插在褲袋裏頭，右手在抹着兩撇仁丹鬚子，站在她面前微微地對她笑。她看他這種帶痴帶呆的神情，她知道他來的不是好意，她憤激了，同時她又害羞着恐懼着。她是一個十八歲的處女呀！她雖然有了劍胆雄心，她雖然有了男子的鬚眉英氣，她雖然曾經衝鋒殺敵，到底她是一個十八歲的處女呀！然而她由害羞，恐懼的感覺，更使她憤恨的火焰在她心中熊熊地燃燒起來。她怒目地對所長說，

『什麼？要槍斃就趕快拖出槍斃！』

『我說，你的脾氣也應該改變改變。好好的一個人，為什麼要希望槍斃呢？是不是？』
所長柔聲下氣地對她說。

她瞪着眼睛不聽。

『我說，你現在可以悔過。一個好好的人，——人生不是求快樂的嗎？爲什麼要當暴徒去？』所長表示着有些惋惜的神情。

『現在這社會，爲革命而犧牲，比醉生夢死的快樂得多！你叫我們是暴徒嗎？哼哼！你們這班屠殺民衆的狗東西，才是暴徒！——你不用花言巧語地對我說，要槍斃就趕快拖去槍斃好了！』她却很兇惡地指着他罵。

『死是十分痛苦的事啊！你不要口口聲聲說要槍斃要槍斃了，能夠活着做一個快樂的人，不是更好嗎？』所長還是很惋惜地對她說。

她又是瞪着眼睛不聽。

『我說，你是可以釋放的，只要你悔過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我說，好姑娘！只要你悔過，我可以替你出力，包你釋放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好姑娘！——你這可愛的好人！……』

所長突然地向前把她抱起，她在掙扎着。他要吻她的透出微香的嘴唇，她轉過頭去，吻着她的耳朵。

『我的好人！……』

所長用力把她按倒在長椅上了。她的眼睛冒出火來，她是多麼勇敢呵！她乘他心旌在昏亂搖蕩的時候，憑着雄胆用右手把他的左眼這麼一抓，同貓爪抓住小鳥一樣！他慘痛大叫一聲，眼睛裏的鮮血汪汪地同流淚一樣。……

所長忍痛不住地兩手把她放了，急急地按住自己的左眼，站起身來，狠狠地對她說，

『你這東西！看你的命！……』

所長憤怒地出了特別室的門去了。室裏又是寂靜着。

三天以後，所長的左眼雖然是瞎了，但又經了西醫生的敷藥，不大覺得痛了。他恨在心

頭，愛她的觀念完全消失，這女俘虜的生命便抓在他的手裏了。

警察廳長是他的妹妹的丈夫，平時是因為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不聽他的妹妹的話，也就無論什麼事都得聽他的要求。這回據他的緊急的報告，說在看守所的女俘虜，其中有一個名叫李芳魂的，真反動！在看守所裏頭宣傳反動的言論！還在她的身上搜出反動的書籍來！她每天都在喊着反動的口號！這非槍斃不可！警察廳長平時對於暴徒們的槍斃并不算做一回事，他聽過這一番報告認為那是一樁小事，點點頭只在吸他的香烟。

明天，李芳魂的屍首便在草坪上暴露着。她臨刑的時候，還大喊着口號：『革命成功萬歲！』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於上海

田子明之死

今天得到田子明君死的消息，使我悲痛極了！上禮拜五他到這裏來坐談的時候，我早就料到他的心靈太破碎了，或許會自殺，但誰想到他死得這麼快！而且是死於非命！

當日他在門外敲門，我起去開門讓他進來的時候，看他面色慘白，眼光無神，衣服不整，頭髮蓬鬆的樣子，我說：

『你近來的生活怎樣？』